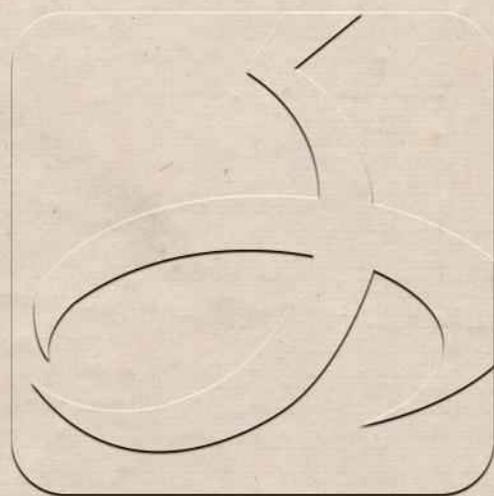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變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尙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



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

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
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
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
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卽伸頸就戮劉仁贍
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
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尙凜凜有生
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主曰公往
矣我自爲計卽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
羣盜申法誓眾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
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
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
所謂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
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
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
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
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

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

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
 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
 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
 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
 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
 從度可同於束縲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
 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
 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肯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
 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
 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鷟味道見所
 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
 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
 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
 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
 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
 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卽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飲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洑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卽檻泉也沃泉下出汎泉
穴出澮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
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
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
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
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

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
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
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卽綴以楊朱爭席一節
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
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
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修之首危言游鳧
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
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
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眾家並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
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
見宋康王在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聞也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尙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

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憫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涿爾筆鋒肆其滂葩憫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腳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干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雩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爲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刳缺兩角猶重十斤瀋墨如發硲其

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
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
卒以囿水廟于漢侯今于幾年何址蹙祀歇而
此獨也存縣顧之雩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
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任他亦無傳而韓
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
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
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螻蛄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
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
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
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
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
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
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干人文苑亦然

蓋他本誤以干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螻蛄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者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旣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繇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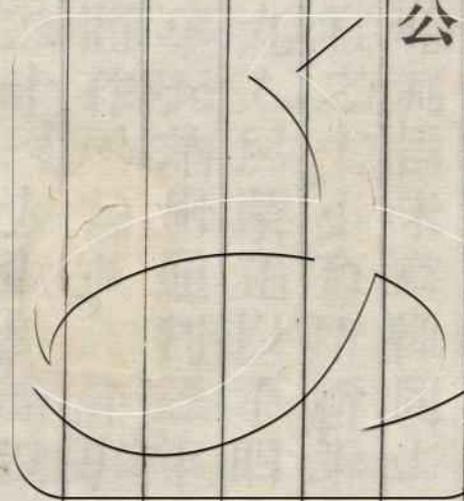
徭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艾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繇與由同歐與驅同晡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籠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

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執垣綰顛擅酣侷重禹兪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爲可省志中所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桓文顏閔必注爲齊桓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卽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宏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

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治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渾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

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眞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邁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

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萸萸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

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

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貞元制科

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爲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鏘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夔不侔度羣同爲元和宰相而鏘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爲鏘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
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
間康公荆公爲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
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
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
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

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
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卽言
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
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
上餽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
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
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
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茄爲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燧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

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
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
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
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六鼈復爲一釣之
所引龍伯之人能弁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
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
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
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
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
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
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
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
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

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厯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爲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衰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爲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

冬而亡桓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巋爾一邦故非禩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貞元取貞觀開元之義同己而嫌與顏亮貞隆相近故二年卽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旣已布告天下子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尙未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冢

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慘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爇則煙土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朽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

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麻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麻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

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犛七百二十
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
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
遂征四方凡懋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
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
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
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
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
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
夏卽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

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眞爲稷眞獾
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甌
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敘穢人
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弊身
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
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
兩角東越海蜃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鼪犬鼪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
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

以稔苴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鬻鬻其

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

亦北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善芳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嗾羊嗾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

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敗篇

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

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鯁醬蛟厥利劍

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駃騠良弓為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

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

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檢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

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麻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爲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以治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

而自治又曰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
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
善與眾行之爲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
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
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
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
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
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眾之
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
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
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
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
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
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
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
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納人所
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矣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卽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尙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爲相

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

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鎛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爲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眾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

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閒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照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

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礪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爲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句韓厥

晉厲公旣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句句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弒公而不敢以句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

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
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
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
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
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
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
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
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卽李忠臣嘗爲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爲當
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
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卽倍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
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
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
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旣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旣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醪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鼈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丸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丸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嶧書

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
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
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
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
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
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
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
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
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
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
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
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蜀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
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

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眞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鐫爵趙籥公坐舉官犯贓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

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婺相元封冀
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爲擬
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旣播告矣
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爲眞宗故封不許用遂貼
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
之矣是時婺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
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
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
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
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
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
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

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會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閒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閔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翫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卽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其指爲不祥唯恐芟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

類勳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
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
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
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子開一罇舉盃未
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掣我盤中殮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
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
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貞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爲宰相妒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
己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
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其政
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
伎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尙能容之秦檜則不
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
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
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
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卽參知
政事鄭爲簽樞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

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
卽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曰除
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
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
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
秦察其奉己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
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
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
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
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
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
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
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
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
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
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賣耳余離席辯
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爲人憤憤一日

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瞋睡秦退始覺殊窘
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
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
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
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卽云
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
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
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出偃
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
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
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
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
明音普才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
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卽具奏乞除
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
君篇緇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引儀禮鄉飲酒
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
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板

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擴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絙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

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焚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簫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不能引其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之句笑怕薔薇習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
煙花錄如此甚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
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
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尙書校歐陽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
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
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
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改云頤養正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

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麻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
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鬼至乃洪
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
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卽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
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爲詩
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
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

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芣竊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
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
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
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
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
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
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
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
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
束皙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
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
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柰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

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穴以爲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唵厮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爲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于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令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鬼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眾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按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唯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

斯文爲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
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
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
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
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跛奚移
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
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

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
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
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
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
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
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食貧無寶
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
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爲舍
女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

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
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
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
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
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
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
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
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
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
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
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
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
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
何意雨長彼何因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
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云禮
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
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
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
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
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

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旣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眾占非一而夢

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
致夢二曰箚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
氏所作箚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
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
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
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
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
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
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如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

續筆十六
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距此時纔二年餘蓋唐温大雅所著創業起居
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
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爲簡略賴
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
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爲拔書郎作詩曰幸逢
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拔在祕書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
晏如及爲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
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旣除此職喜而言志至
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
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
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
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
簿尉占優飫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
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眞宗
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
敖之餒鬼蓋是時尙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

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與同利

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麻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奔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曠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

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橐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遙於穎蓋無幾

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
生四子皆爲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
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子每讀
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
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
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
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旣而裴休李邵等二
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
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
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
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
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
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
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子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
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
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旣

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餅瓢標箒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閒乃可不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

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其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爲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爲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爲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爲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爲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爲秦檜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旣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閒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

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
今兵革乍息黎甍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
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
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
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爲一貫
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
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
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
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
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

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自是不十年閒野無閒
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
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
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
不有覲於偏聞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
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
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

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
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其敵至藏鴨
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
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
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
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
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
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墓俗說
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
頃子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
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
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貞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
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

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卽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尙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眾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

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旣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權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爲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太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

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鐘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尙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煥爲第

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

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君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栳乃爲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白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